

林語堂 -人生不過如此，且行且珍惜

【悠閑的情緒】

享受悠閑生活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。要享受悠閑的生活只要一種藝術家的性情，在一種全然悠閑的情緒中，去消遣一個閑暇無事的下午。

——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

【人生不過如此】

從某種程度上說，人生不完滿是常態，而圓滿則是非常態，就如同“月圓為少月缺為多”道理是一樣的。如此理解世界和人生，那麼我們就會很快變的通達起來，也逍遙自適多了，苦惱與晦暗也會隨風而去了。

——林語堂《人生不過如此》

【八味心境如濃茶一杯】

第一味愛心：凡事包容，諸事忍讓；第二味虛心：謙虛為人，低調做事；第三味清心：尋找心靈的平靜；第四味誠心：將心比心，廣結善緣；第五味信心：積極心態的力量；第六味專心：使人生更有效率；第七味耐心：機會總在等待中出現；第八味寬心：學會選擇懂得放棄。

——林語堂

【徹悟與痛苦】

一個人徹悟的程度，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。

——林語堂《吾國吾民》

【簡單的生命】

生活所需的一切不貴豪華，貴簡潔；不貴富麗，貴高雅；不貴昂貴，貴合適。

——林語堂

【過客】

我們對於人生可以抱著比較輕快隨便的態度：我們不是這個塵世的永久房客，而是過路的旅客。

——林語堂

【與自然一體的生命】

讓我和草木為友，和土壤相親，我便已覺得心滿意足。我的靈魂很舒服地在泥土裏蠕動，覺得很快樂。當一個人優閒陶醉於土地上時，他的心靈似乎那麼輕鬆，好像是在天堂一般。事實上，他那六尺之軀，何嘗離開土壤一寸一分呢？

——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

【聰明與糊塗】

聰明是與糊塗相對而言。鄭板橋曰：“難得糊塗”，“聰明難，由聰明而轉入糊塗為尤難”，此絕對聰明語，有中國人之精微處世哲學在焉。然則中國人雖絕頂聰明，歸根結蒂，仍是聰明反為聰明誤。

——林語堂《中國人之聰明》

【成功與失敗】

有識之士在成功時是不以為自己成功的，在失敗時也不以為自己是失敗。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敗當做絕對真實的事情。一個人能不受禍福的擾動，才能獲得內心的寧靜，使人能夠忍受一些折磨而不煩惱。道家這種思想，對中國人好悠閑的性格的形成，有著很重要的關係。

——林語堂

【主角與配角】

人生不過如此，且行且珍惜。自己永遠是自己的主角，不要總在別人的戲劇裏充當著配角。

——林語堂

林語堂：慢慢愛

時光多瘋狂，它使孩童那麼快就成長為少年，又推著少年離開故鄉，去遠方。

林語堂真是一個可愛的老頭，80歲那年，在《八十自述》一書中這樣寫道：“我從聖約翰回廈門時，總在我好友的家逗留，因為我熱愛我好友的妹妹。”

這個妹妹名叫陳錦端。林語堂十七八歲時對她心生熱愛，相愛卻未能在一起，直到80歲猶是難能忘懷。正應了白居易那句詩：“老來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”。

有一次，陳錦端的嫂子去香港探望暮年久病纏身的林語堂，當聽說陳錦端還住在廈門，他雙手硬撐著輪椅的扶手要站起來，高興地說：“你告訴她，我要去看她！”

他的妻子廖翠鳳雖然素知他對陳錦端一懷深情，但也忍不住說：“語堂！不要發瘋，你不能走路，怎麼還想去廈門？”想想也是，他頹然坐在輪椅上，喟然長歎。

陳錦端若是知曉這些事，心有何想？

於女人來說，青春時節曾被幾個男子愛過或許並不值得驕傲，驕傲的是，是否有那麼一個人，雖不能白首偕老，但他將她放在心間一輩子，如印記。若能得這麼一人，此生足矣。

於男人來說，一生愛過幾個女子或許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是否有那麼一個人，無論何時何地想起都滿心歡喜，想去見她，就像紅蜻蜓想望見油亮綠草，有著小松鼠穿梭樹林的輕鬆。這有多好。

愛，或許無須計較在一起時有多熱烈，單看不在一起後，能否愛如當初。隔了迢迢山迢迢水，你知她在那兒，她知你在這兒。好好地活著，美好相望，而不是從此陌路，相忘於江湖。

和在一起的人慢慢相愛

遇見陳錦端前，林語堂喜歡一個叫賴柏英的女孩。

賴柏英和林語堂在同一個村子出生成長。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一起去河裏捉鱸魚、捉螯蝦。他記得很清楚，賴柏英有個了不得的本事，她能蹲在小溪裏等著蝴蝶落在她頭髮上，然後輕輕地走開，居然不會把蝴蝶驚走。

她還喜歡在落雨後的清晨，早早起床，去看稻田裏的水有多麼深。

她笑起來的時候，多像清澈湖水，陽光灑下來，明媚一如花都開好了的春。

是否每個男人的生命中，都有那麼一個女孩，一起成長，談天說笑，天真無邪的年紀許下許多美好諾言，他說娶她為妻，她說非他不嫁。

林語堂愛賴柏英，賴柏英也愛林語堂。只是後來，一個遠走他鄉求學，急於追求新知識見識新天地；一個留在故鄉，她的祖父雙目失明，她要孝順祖父，最後嫁給本地的一個商人。

人人都說，初戀是男人一生都無法解開的魔咒。後來，林語堂常常還會想起，在故鄉，有個女孩，她行在清晨的稻田裏，風吹樹，樹上積雨落，濕了她的發梢和她的藍色棉布長衫，她忽然就笑起來。

時光多瘋狂，它使孩童那麼快就成長為少年，又推著少年離開故鄉，去遠方。

1912年，林語堂去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。這個少年很優秀，在大學二年級時曾接連三次走上禮堂的講台去領三種獎章，這件事曾在聖約翰大學和聖瑪麗女校（此兩所學校同是當時美國聖公會上海施主教建立的教會教育中心）傳為美談。然而，於林語堂來說，最好的事是在這兒認識陳錦端，兩人陷入熱戀。

陳錦端是林語堂的同學的妹妹，用他的話說，“她生得確是其美無比”。才子鍾情佳人，佳人愛慕才子英俊又有美好名聲。

一切就像小說一樣，相愛的男女到了談婚論嫁之時，女方家長站出來，棒打鴛鴦。

陳錦端出身名門，她的父親是歸僑名醫陳天恩，而林語堂，他不過是教會牧師的兒子，雖年少多才那又如何，門不當戶不對，陳錦端的父親看不上他。

這事情其實尋常，哪家父母不想為自己的女兒物色一個金龜婿呢？

他愛她，她也愛他，但他們中間橫亙一條河。這河不比銀河，王母娘娘拔簪劃河，而牛郎織女終是夫妻，年年七夕尚能鵲橋相會。而他和她，隔河相望，無橋可渡，絕無成親機會。

陳父不給這對戀人渡河之橋，但他願意為林語堂搭另一座橋。陳父和林語堂說，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賢惠又漂亮，如果願意，他可做媒。

這廖家二小姐就是廖翠鳳。她的父親也很不簡單，是銀行家，在當時的上海頗有名望。

林家父母倒很滿意陳父的提議，要林語堂去廖家提親。

父母之命不可違，林語堂去了廖家。

廖翠鳳對林語堂的才氣早有耳聞，又見他相貌俊朗，十分歡喜，她願嫁他為妻。

想想多酸楚，他心中至愛陳家姑娘，卻要和陳家隔壁的廖家姑娘訂立媒妁之約。可是，他能做什麼呢？許多年後，談及此事，他不無感慨：“在那種時代，男女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定的。”

但，最終令他下定決心娶廖翠鳳的，或許是因為，廖母和女兒說：“語堂是個牧師的兒子，家裏沒有錢。”是的，廖母也不看好這門親事。但是，廖翠鳳很幹脆又很堅定地回答：“窮有什麼關係？”

一個姑娘，生於富有之家，卻不嫌棄你貧窮，不怕嫁給你吃苦受累，多好，除了愛她娶她，努力使她過上好生活，男人無以為報。

於是，林語堂和廖翠鳳定下婚事。

陳錦端得知這消息，她拒絕了父親為她覓尋的富家子弟，孑然一身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。愛情是兩個人的事，而婚姻卻是兩個家庭的交涉。她的心上人，將娶她家隔壁的姑娘。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戰役裏，她也是傷兵。如果他和她都奮力爭取，鐵了心在一起，結局又會怎樣？他和她都沒有去做。他們愛得太冷靜，他們都是愛情的逃兵。

沒有誰知道，每當回首這愛情往事，陳錦端是怎樣的心情。歷史只簡短記載，陳錦端留學歸國後，多年不婚，一直單身獨居。直到 32 歲那年，她與廈門大學教授方錫疇結婚，長居廈門，終生未育，只是抱養了一對兒女。是否可以猜測，女人若不愛男人，即使有婚姻也不願和他生兒育女？究竟只是猜測罷了。

1919 年 1 月 9 日，林語堂娶廖翠鳳為妻。

結婚的時候，林語堂做了一件奇事，他把結婚證書一把火燒掉了。不過，他說了這樣一句話：“把婚書燒了吧，因為婚書只是離婚時才用得著。”

多智慧的一句話。或可看作是他對廖翠鳳許下盟誓，對她好，一輩子不離棄。

即使如此，可是，試問天下有幾個女子能容忍丈夫燒掉婚書？

廖翠鳳能。

廖翠鳳生於富貴之家，但她卻能快樂地和丈夫一起過平常日子。婚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們生活辛苦，不過巧婦不會難於少米之炊，簡單的飯菜她亦是能做得花樣百出。實在揭不開鍋時，她默默當掉首飾維持生活。這樣的女人，要林語堂如何不對她刮目相看，如何不愛？

她知林語堂心中一直不曾放下陳錦端，但並不計較，居住在上海時，她常常邀請尚未婚配的陳錦端到家中做客。每次得知陳錦端來，林語堂都會很緊張，坐立不安。孩子看見了，頗為不解，便問媽媽。她坦然微笑，和孩子說：“爸爸曾喜歡過你錦端阿姨。”

筆耕之餘，林語堂喜歡作畫自娛，他畫中的女子從來都是一個模樣：留長發，再用一個寬長的夾子將長發挽起。孩子又發現了這個秘密，問父親：“為何她們都是同樣的發型呢？”林語堂也不掩飾，撫摸著畫紙上的人像，他說：“錦端的頭髮是這樣梳的。”

沒什麼好隱瞞的，他不過只是在懷念。天長日久，煙火歲月，他早已愛上他的妻子。他不過只是在懷念少年時愛過的姑娘。他明白他的妻子不會打翻醋壇子和他吵鬧。

世間哪有不爭吵的夫妻？為別的事，倘若真的爭吵了，他總會先閉口不言，這是他的妙招：“少說一句，比多說一句好；有一個人不說，那就更好了。”的確，夫妻吵嘴，無非是意見不合，在氣頭上多說一句都是廢話，徒然增添摩擦，毫無益處。他說：“怎樣做個

好丈夫？就是太太在喜歡的時候，你跟著她喜歡，可是太太生氣的時候，你不要跟她生氣。”

她忌諱別人說她胖，但她喜歡人家讚美她挺直的鼻子，所以她生氣時，他總是去捏她的鼻子，說一些歡喜的話，她也就笑起來了。

這樣一對夫妻，多好。

誰說先結婚後戀愛不可以呢？

“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舊式的，是由父母認真挑選的。這種婚姻的特點，是愛情由結婚才開始，是以婚姻為基礎而發展的。”他還說，“婚姻就像穿鞋，穿的日子久了，自然就合腳了。”

結婚 50 周年，是為金婚。那一年，林語堂送給妻子廖翠鳳一個勳章，上面刻了美國詩人詹姆斯·惠特孔萊裏的《老情人》一詩：“同心相牽掛，一縷情依依。歲月如梭逝，銀絲鬢已稀。幽冥倘異路，仙府應淒淒。若欲開口笑，除非相見時。”

他對她心懷感恩，對於他們的婚姻，他引以為榮，他曾得意地說：“我把一個老式的婚姻變成了美好的愛情。”

1976 年 3 月 26 日，林語堂逝世於香港，靈柩運至台北，埋葬於陽明山麓林家庭院後園，廖翠鳳守著他度晚年，直到她也閉上眼睛停止呼吸。

婚姻猶如一艘雕刻的船，看你怎樣去欣賞它，又怎樣去駕馭它。倘若你智慧，即使婚前你和愛人不相識，婚後你也是能和愛人琴瑟和鳴相敬如賓的。

這樣一對夫妻，多好。誰說先結婚後戀愛不可以呢？

人人都知道他一直都在念著陳錦端，但是，他的智慧在於，不和生活較勁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舊情人再好，往事多美妙，不過都是過往，最要緊的是憐取眼前人。和在一起的這人，好好生活，歲月靜好。

“我們現代人的毛病是把愛情當飯吃，把婚姻當點心吃，用愛情的方式過婚姻，沒有不失敗的。”林語堂說，“把婚姻當飯吃，把愛情當點心吃，那就好了。”

其實，生活的道理人人都懂一籊筐，然而懂得又能做到的人，卻是太少。